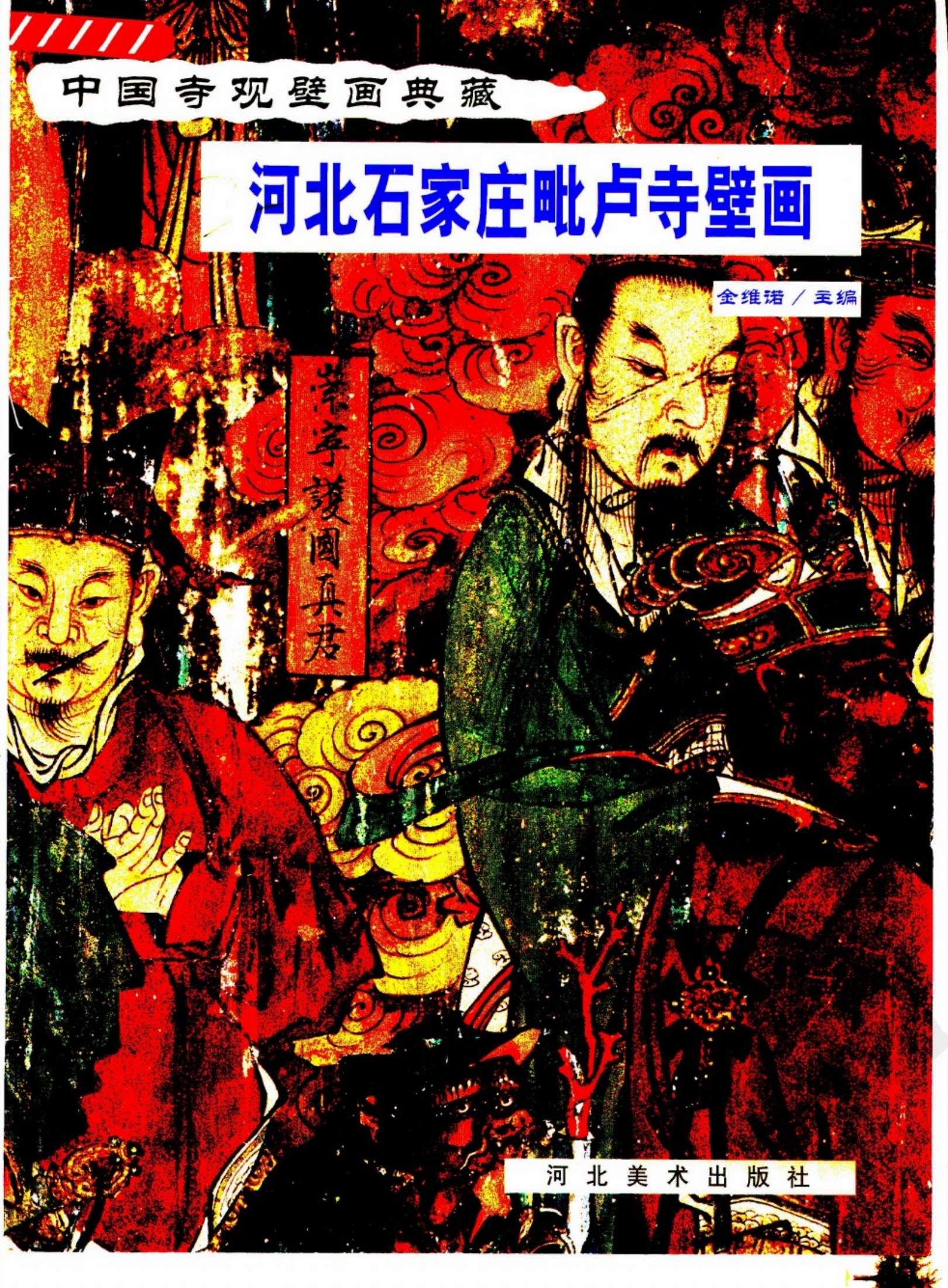




中国寺观壁画典藏

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

金维诺 / 主编

崇寧護國真君

河北美术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2 号

主 编 金维诺
选题策划 杜恩龙
责任编辑 杜恩龙
封面设计 易 鸣
内文设计 易 鸣
技术编辑 毛秋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 / 金维诺主编。—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1.7
(中国寺观壁画典藏)
ISBN 7-5310-1657-5

I. 河… II. 金… III. 寺庙壁画—河北省—古代—图录 IV. K879.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1786 号

中国寺观壁画典藏

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

出版发行 河北美术出版社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政编码 050071)
制 版 北京林海兴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 (宝安) 新兴印刷厂
开 本 889 毫米 × 1149 毫米 1/6
印 张 1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0 元



前言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佛教艺术也因之获得迅速发展,寺院、石窟相继沿丝绸之路向内地延伸,本土道教也随之逐步建立了自身的图像体系,南北朝时期寺观已遍布各地。隋唐在统一的局面下,南北文化得到进一步的融合。边远地区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以及域外(印度、波斯等)文化进一步的交流,孕育了更为灿烂的艺术成就。寺观壁画在这样的前提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多种宏伟的构图与样式,塑造了丰富感人的形象与境界。唐代的一些典范作品,成为后代传摹的祖本,千百年来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中国佛教艺术的成就,随着唐代政治影响的扩大,广泛地传播到邻近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唐代首都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城市,寺观之多,为全国之冠。全城有寺观150多所。而大慈恩寺就有十余院,共1897间,寺内集中了当时名手的壁画。这时出现的经变种类繁多,见于记载的有西方变、药师变、弥勒下生经变、法华变、华严经变、金光明经变、除灾患变、本行经变、降魔变、涅槃变、地狱变、地藏月藏经变、业报差别变、十轮经变等;而帝释、梵王、天王及其部众的描绘极其兴盛;这时描绘在道观的《东封图》、《五圣千官图》显然是更具创造性的大型作品。

自佛教传入,在宗教画方面代有传人。晋戴逵父子雕绘俱精,精于巧思,百工所范。自此以后,中外交流,各家创意。在宗教艺术上形成了具有影响的四家样:梁张僧繇善图寺壁,奇形异貌,夷夏皆妙,始创疏体;北齐曹仲达能画梵像,衣服贴体;唐吴道子之笔,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故有“吴带当风,曹衣出水”之说;晚唐周昉画菩萨,丰肥端丽,衣裳劲简,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周家样。

唐代中晚期,寺院俗讲流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寺观壁画的变革与发展。部分壁画不是直接依据佛经,而是根据变文来描绘。变相与变文相结合,相互影响,相互丰富,使宗教画更具有群众性和戏剧性。

唐末战乱,寺壁多毁。随着藩镇割据,中原壁画名手星散,宗教画传统也因之流布各地。五代、宋、辽、金时期,各民族、各地区虽然都继承了前代丰富的传统,但是由于具有不同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素养,加之艺术家们的生动创造,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寺观艺术。吐蕃在西藏地区建立的寺院虽经变乱,以后也形成独特的藏传佛教艺术传统。

山西、四川、西藏等地保存下来的唐宋以后的寺观壁画,巨大的数量、丰富的题材、高度的艺术水平,呈现了寺观壁画千百年来的发展盛况。使我们今天还能具体地了解到各地杰出艺术家的创造,这就大大丰富了美术史的内容,因之能全面地了解到绘画艺术的进程。

寺观壁画是历史的产物,是封建社会的宗教宣传品,但由于宗教美术是直接以群众为宣传对象,又大多产生于民间画家之手,因而许多寺观壁画又是人民群众以来自生活的艺术形象解释宗教的产物。孕育在宗教美术中的现实因素,往往能摆脱宗教的羁绊,从而使杰出的壁画作品具有不朽的价值,给人们以历史的认识与美的感受。民间艺术家把基于生活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融于宗教艺术品的创作中,使他们的作品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的感情与愿望。在他们的笔下,神话被人世化,历史被现实化,从而使寺观壁画所反映的内容更加接近人们的世俗生活。

中国古代寺观壁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各地区的艺术交流,师资传授,在技术经验、创作方法、表现手段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综合形成了优秀而深厚的传统。中国古代寺观壁画造型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成为人们取之不尽的艺术资源。

河北美术出版社为了满足专业美术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需求,特地出版一套寺观壁画的普及本,这就为传统文化的宣扬和借鉴提供了有益的读物。



2001年5月

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

毗卢寺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北郊12千米的上京村。寺中轴线上有天王殿(山门)、释迦殿(前殿)、毗卢殿(后殿)。此寺始建于唐代,据《正定府志》记载:“毗卢寺在府城西南,唐天宝中建。”并在宋、金、元、明、清都曾重新修缮过。前殿和后殿均绘有壁画,其中后殿的壁画更为精美,基本保存完整。

释迦殿面宽三间,进深二间。殿中供释迦坐佛一尊,四壁壁画共有83平方米,内容是佛教故事及民间神话故事。此殿壁画绘于明弘治时期。

毗卢殿是寺内正殿,建在高约1米的月台上,面宽三间,进深二间。殿为元至正二年重建(公元1342年)。殿中供毗卢佛像,两侧有二石刻香花菩萨,壁上绘二护法金刚,背屏绘大幅观音像。后殿壁画共有130平方米,四壁共画有500多个大小不同的神像人物,又分成120多个小组合,每组旁有名号榜题,一目了然。诸神上下交错分成三层,下层神像高约1米,水平对视;中、上层依次减小,多为大半身,主次分明,层次井然有序。

后殿北壁门两侧,分成东、西两壁,均高2.8米,宽5.35米,壁画内容以帝释梵天图为主。北壁西侧壁画从右至左,依次为大轮明王威德自在菩萨、大笑明王虚空藏菩萨、降三世明王金剛首菩萨、焰鬘王文殊菩萨、帝释天主等众、广目天王、增长天王、摩利支天菩萨、金剛密迹等众、十六高僧等众、毗沙大罗利天、毗沙大罗利天后,毗沙大罗利天后上方为菩提树神、诃利帝母、天龙八部等众、十二圆觉菩萨、天主等众、娑迦龙天、韦驮尊天、后殿北壁东侧自左至右为:无能胜明天地菩萨、甘露军咤明天阿弥陀佛、不动尊明王、除业障菩萨、马首明王观世音菩萨、步掷明王普贤菩萨、梵王等众、持国天、多闻天、金剛等众、玉皇大帝、南斗六星、十二元辰、十六高僧、天龙八部、天主等众、欲界四空天众、色界四禅天众、十回向菩萨、十二宫辰等。壁画中四大天王,分列北壁两侧,一侧画广目天王、增长天王,一侧画持国天王、多闻天王。其他如:天龙八部、十六高僧、十二元辰、二十八宿等也都分绘两壁。

后殿东西两壁均高2.8米,宽7.6米,东壁绘南极长生大帝、扶桑大帝、玄天上帝、天妃圣母、清源妙道真君、地藏王菩萨、大德菩萨、鬼子母、地府三曹、十代名医等,共130多身。西壁绘北极紫微大帝、巨半拏等众、五湖龙神等众、旷野大将等众、四渎龙神等众、崇宁护国真君等,共140多身。

南壁因有前门也被分成二铺,均高2.6米,宽7.6米,以世俗人物为主,东侧绘引路王菩萨、往古帝王文武官僚、为国亡躯忠臣烈士、九流百家一切街市、仇冤报恨等,共80多身。西侧绘有然鬼王、城隍土地等众、往古贤妇烈女、后妃、宫人女官以及“九横死”等60多身。

前门的门道东侧画“十六观”中的前八观,西侧画佛、菩萨图。

毗卢寺壁画从构图到绘画技巧都有很高的水平,画面上人物众多,千姿百态,三五成群,有主有次,自成格局。各组之间以紫、石绿、浅赭三色祥云分隔开;各组又相互联系,使整个画面又协调一致,浑然一体,形成了总体的格局和韵律。这样的组合,既调整了画面,又烘托了主题,使画面更加情节生动,层次分明。壁画艳丽多彩,形象端庄典雅,绘画内容广泛,上至天妃圣母(天神),下至地府三曹(地鬼),从帝王将相到街井市民,无不涉及,真是包罗万象,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元代及其以前的社会风貌和各阶层人物。并且画工精细,线条流畅,实为遗存下来的宗教画精品。

(安然 文)

2



毗卢殿北壁东侧梵王帝释图局部

玄天上帝

天蓬大帥神眾

玄天上帝 天蓬大帥神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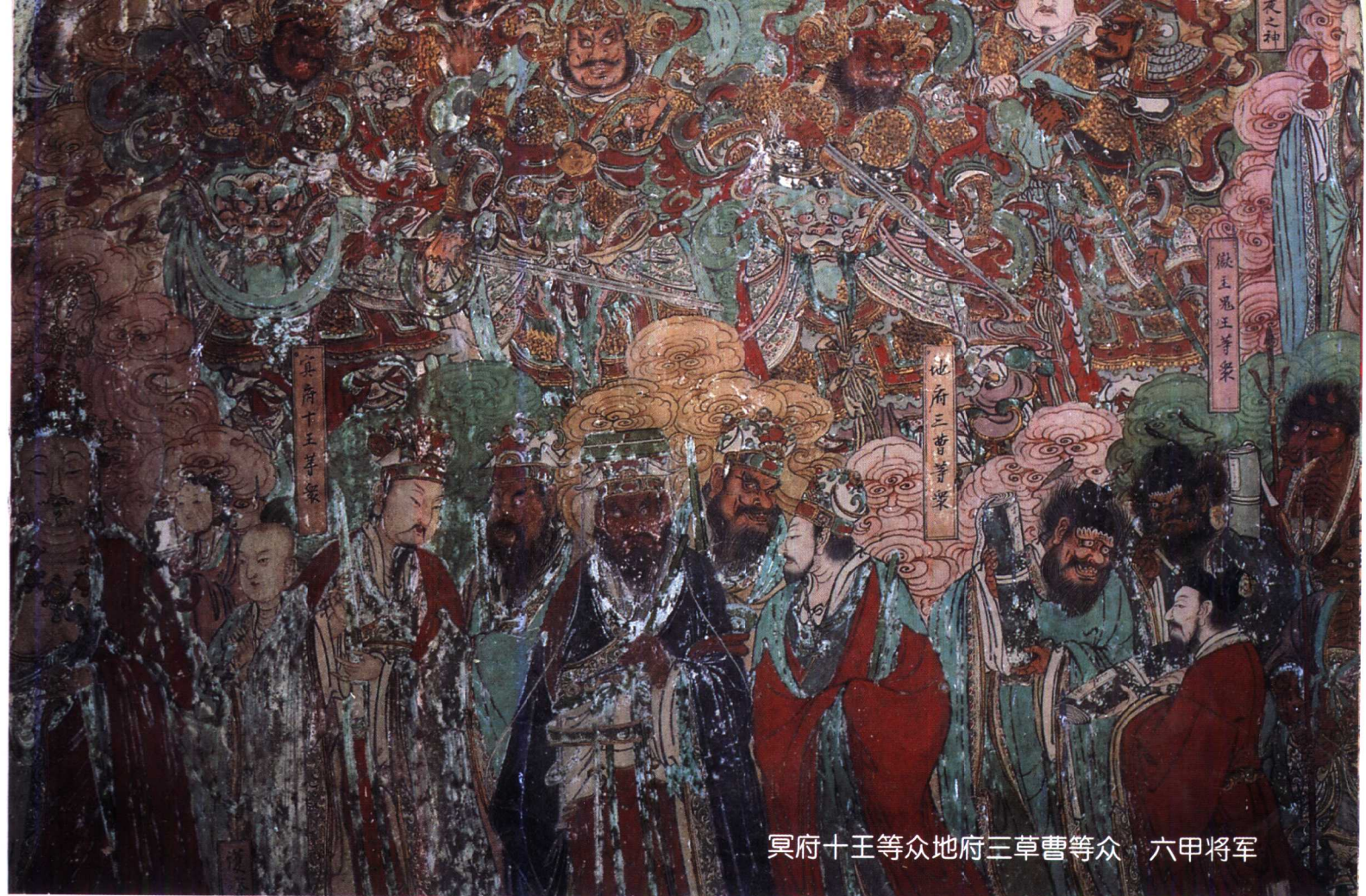


東嶽中嶽南嶽

玄文上帝

天妃聖母

东岳 中岳 南岳



崇寧護國真君



天蓬大帥等眾

天蓬大元帅等众

王山主樹主水生花

伏羲女媧神農

青龍白虎喪門吊客

伏羲 女媧 神農



西壁诸圣朝会图局部 南侧部分